

11月29日下午17时,2016年国考公共科目笔试正式落幕。据统计,本次考试共有139.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,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,超46万人“弃考”。考试当天,全国有近10万名监考、巡考和考务工作人员为考生提供考试服务。

46万人弃考 请慎言“国考回归理性”

2016年国考落下帷幕,46万人弃考的数字触目惊心,这意味着,三个考生里面就有一个是弃考者。对于这样的热门角度,网络上的各路网民也注意到了。于是乎,有人称,这是“国考降温”“国考回归理性”的写照,还有人更进一步表示,“国考降温是社会进步的体现,这意味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将成为历史”……国考回归理性的确是公众期待的事情,但通过“46万人弃考”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?这仍然是存疑的。

今年弃考人数达到46万人,那么往年呢?数据显示,这并非国考第一次大规模“弃考”,2012年国考,133万人报名,最终37万人“弃考”;2013年“弃考”人数逾38万人;2014年度“弃考”人数逾40万人;而去年国考“弃考”

人数高达50余万人。数据虽无声,但却极具说服力。从弃考比例来看,并没有呈现“逐年增加”的趋势。以今年46万人弃考便得出“国考回归理性”的结论,无疑是不谨慎的。

虽然今年弃考人数不少,但也有其他的客观条件。比如,今年是“最严国考年”,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实施后,出现作弊行为将最高获刑7年,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一些意图不轨的考生,同时会增加弃考人数,但与理性无关;再比如,国考落幕后,网络上便有不少人吐槽称考点设置不合理,很多在城边边上,不少大城市都是“堵城”,自己稍微睡过头就无法赶上考试了,只好选择“弃考”,这同样与理性无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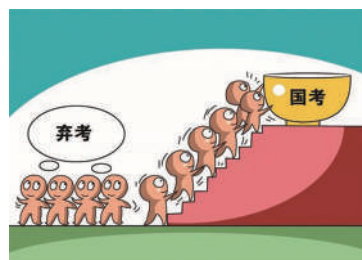
46万人弃考,对“国考回归理性”

而言,并非由此及彼的逻辑命题。若以此断定“国考回归理性”,必然会带来误解与误读。当然,推进与促使国考回归理性,似乎又是亘古不变的主题。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·菲尔普斯曾经表示,“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,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,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。”诚如斯言!那不断地减少公职队伍的“灰色收入”,确保充分的财政透明,则是应有之义。

46万人弃考,请慎言“国考回归理性”。毕竟在这背后,还有许多不得不考虑的外部因素。而事实上,当46万人弃考本身依然引发关注,依然成为新闻便足以说明:国考降温,或许才刚刚起步,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。

(据光明网)

“46万人弃考”不能说明什么



据统计,2016年国考共有139.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,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,超46万人“弃考”。不出意料,这则新闻成为许多人早餐后谈论的话题。其实,我们对于国考的关注度一直很高,因为国考牵动着万千考生的神经,承载着万千梦想。

但是,46万人弃考,并不能就此过度推理出诸如“国考降温”、“考生回归理性”等论断。需知,今年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的人数仅比去年的140.9万人减少了约1.4万,况且,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首次仅面向体制外人员招录。此外,33:1的竞争比以及去年“弃考”人数高达50余万,都说明国考仍未“退烧”,至少还是“低烧”。

应该说,公考遇冷,但仍没有冷至“合理区间”。看竞争比,依然平均还有32个人与你挤的“头破血流”。看考生心态,虽然有些考生把公务员当做普通职业并非首选,但“围城”内的吸引和诱惑依然是考生报考不能忽视的动力,两千多年来形成的“学而优则仕”不会轻易在一朝一夕变成“学而优则商”或“其他”。

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减少,并不能说明什么。也许是有些考生产生畏难情绪,也许是被“打虎拍蝇”吓到了,也许是对“油水日寡”没有了期待,“也许”还有很多。总之,不能因为招录比稍有降低,就过度推理,认为公务员招录考试发生了“质变”。在笔者看来,国考仍在“高位运行”,报考人数没有本质减少,考生心态没有调至完全理性。

所以,我们不该只是去关注报考人数的多寡,更应该去关注莘莘学子的职业规划。在二三十岁这个“黄金阶段”,在机遇喷发的时代,每个考生都要对自己负责,不要再抱着“走一步,看一步”的心态,要慎重做出自己的选择,准确分析自己的职业定位,坚定职业追求,把职业当做事业,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既然公务员也是一份很普通的职业,那么就从减少关注开始吧。(据红网)

46万人弃考就能断言“国考”遇冷了吗

有关“国考”的宏观数据,这几年基本上被引向一个固化的逻辑链:弃考的多,则国考遇冷;国考遇冷,则说明公职不吃香;公职不吃香,则说明压力大、薪资待遇低。兜兜转转,弯弯绕绕,无非还是指向“诉苦”或“喊冤”。不过,这种逻辑推演靠谱吗?

46万多人弃考,究竟是多还是少?检索资料可知:2012年度“国考”最终37万人弃考,2013年度弃考者逾38万多人,2014年度逾40万多人,去年则高达50余万人。眼下46万多弃考者这个数字,起码在弃考趋势上,是“止跌”的。再来看看报名人数:2009年度“国考”报名人数首次突破100万,2010年度攀升至144.3万多人,经历两年小幅下降后,2013年度又首次突破150万人;2014年度达到152万多人的新峰值后,2015年

度下降至140多万人,2016年度则基本持平。可见,最近六七年间,报考人数有升有降,并不是“一条直线走到黑”。

至于这几年报名人数和弃考人数上的直观变化,恐怕不宜想当然地“就数字论数字”,否则是把“国考”诸多变量环节僵化地视为一个定量。十八大以来,“国考”具体职务中的适岗要求对“基层工作经验”有了常态化偏好,这也在客观上“卡”住了此前一窝蜂的“报考热”。如果再考量一下岗位所在地区的变化,以及深改、双创给年轻人带来的更多跻身精英行列的机会,那么,就算公职岗位在薪资待遇上继续锦上添花,也不见得能吸引“150万”左右的年轻人了。

辩证地看,你既然承认“国考”有热火朝天的时候,必然意味着它也会有门庭冷落的时候。“最好考”也好,“最苦”也罢,

其实一场考试并不能改变权力作为的核心常态。更重要的是,在365行里,任何一种职业的价值期许与社会评价,有着漫长而稳固的形成过程,谁也别指望三五年就大幅扭转一个行业在大众心中的定位。即便在今天,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的传统价值观,依然深刻左右着不少国人的行为选择。就算公务员这个行当“性价比”随降,公众对其评价与认可,也不会在这三五年之间就快速转身。

46万多人弃考,当然也能说明一些问题,但如果脱离复杂而具体的语境,起码不能说明“国考”就此遇冷。也许我们希望“国考”能适当冷静下来,但这不是“重要的事情说三遍”就能梦想成真的。面对唱衰“国考热”的声音,考生不会当真,政策制定者也别太当真了。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)

“国考”落幕 46万人弃考关乎诚信

139.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,106.9万人网上缴费确认参加笔试,最后只有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,这么大规模的弃考行为该如何解读?显然,很多人是“乐见”这一景象的,因为这意味着国考的降温;于是,大规模弃考很正常,很少人弃考反倒不正常,要不然,怎可将之解读为公众就业观的“理性回归”呢?问题是,最近5年来,最少的年份弃考者也有37万,最多的时候有50多万,弃考除了是一种“习惯”,与所谓“理性回归”到底何干?

那么,大规模弃考何以成为一种“习惯”?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?在个体的层面,正如报名是一种权利,弃考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利。已经缴费却没有去考的十几万人,还可以潇洒地说自己根本不在乎这点报名费。

也许,报名参加国考在弃考者那里,本就纯粹是一种“打酱油”的行为。但不得不说,也正是这种“试都懒得一试”的虚假报名,造就了国考报名的“虚假繁荣”,让很多本来想试却最终没试的人心生顾虑——要知道,数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报名费,弃考者可能不在乎,但还是有很多人在乎的。

大规模弃考必然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。弃考者浪费的不只是招录机关资格审查的相关工作,也不只是自己或许已经缴纳的报名费。比如,考场原本不必设置那么多,交通管制等社会负面影响原本可以减少,考务工作人员自然也不需要安排那么多,从印好到销毁一个字都没写的白试卷同样可以少浪费一些……

大规模弃考同样与诚信有关。我

不知道相关报考须知里是否有“不得无故弃考”的规定,如果没有,那显然是一个应该补上的制度漏洞。大规模弃考年年如是,考试机构始终不做任何反应,这是说不过去的。举个极端的例子,假如有人召集数千“水军”集中报考某个岗位,其他人还敢报考吗?无故大规模弃考,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,它会影响到其他报考者做出合理的判断,也会影响公务员考试的正常组织秩序。如果你压根儿不准备应考,就根本没必要报名;如果你报了名,哪怕只是“试一试”,至少也应该真正地去“试一试”。

一言以蔽之,大规模弃考不是“正常的现象”,更不是折射国考降温的“理性回归”,而是浪费社会资源的不诚信表现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